

隋書

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劉弘

皇甫誕 南樓對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陁

楊善會

獨孤盛

元文都

盧禁

劉子翊

堯右素 陳孝意 張孝珣 裴賢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去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桀比干竭節於商辛由崩斷解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變布晉之同雄穆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折支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主千載之後懷懷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懷夫立志亦異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擬採所聞為誠節傳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知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尉迴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勸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得提管轄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漢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以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帶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二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棄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龍表其官爵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隨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右曹參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

名遷持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
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
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今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
諒為并州摠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
公方著稱拜并州摠管司馬摠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
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
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
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
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
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
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
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
下詔曰襲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摠管司馬
誕有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
展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執系寇手而雅志弥厲遂潛與善
徒據城抗拒眾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
無逸嗣無逸尋為滄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
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為刑部侍郎守左武衛將軍初漢王
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摸繫時令劼劄並抗
節不從

陶摸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
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摸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
位方伯謂當竭誠効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為
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
軍吏進曰若不斬摸何以壓眾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
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
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劼劄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劄仁壽中

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
以兵劍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喬鍾葵所鍾葵釋
署為代州摠管司馬劍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
可不然當斬劍答曰忝為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
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
甚執視劍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揚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
因而大敗劍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
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漢
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字楚容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
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
歷三司春令諫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言三諱為
揚州摠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為內直監煬帝嗣位遷
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

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案其獄述時貴侍
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
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答身責三以勸事君
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案之逾急仍以狀劾之帝言述三公正賜
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
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治身過城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
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身公荷
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
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
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
音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其節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
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
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為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

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
空司倉參軍事史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諱為并州摠管盛選
屬以慈明為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
其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為伊吾
鎮副未之官轉交趾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
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
夫十三年擢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漣洛
追兵擊密山至郟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
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
將下今欲率四方之眾問罪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荅曰慈明
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異其後改厚加
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
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
公相待至言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
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罵
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
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
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怍俱為尚書承務郎王元柝
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元
在東都王元柝密忱亦在軍中忱遺如負父屍柝詣東都身不
自送不幾又盛花燭納宮待論醜之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冠從史萬歲討西虜以
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
之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
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
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
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
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

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代
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
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
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
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
戰連亘子虬賊孫宣雅石祗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
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龍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
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
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
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
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去
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
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
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
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才
友衆將十萬屯於躡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
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肱等衆各萬計
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
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視阿須陁
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帥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
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榮
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
密率兵逼榮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
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
須陁憤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
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
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
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摠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賁不異

楊善會字劭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
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
百人逐捕之往比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成
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
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音啟
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軍
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
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
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
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
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
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
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
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頗與決戰賊乃退

用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
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
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
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
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龍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
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
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
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
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爲已用於是害之青
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
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中
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
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

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
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
曰武節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兒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守江陵總管文都性
師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為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
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為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車
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
任之其有當時之譽大業三年帝幸江都官詔文都與段達皇
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
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
將軍攝右驍衛將軍管國之政而守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
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與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
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
計

一司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之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亦
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
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
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合嘉城謀作亂文
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
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
都歸罪司空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
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
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
至其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
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
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
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
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勦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

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濟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為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為侍從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暮報其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在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今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平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支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明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

身居可與三省令言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暮未有繼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同云母出則為繼母之當無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後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後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取之以孝慈引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言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忠漢未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必於內國有生子昌茲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之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存養已伊不敢違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

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
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訓彼之情稱情者稱如
之情仗義者仗為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
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
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肉血若如斯
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
暮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
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
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
律云准在法者但准其罪以在法論者即同其法律以弊刑禮以
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考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可
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我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
子為後者將以供奉祀廟云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
後妻也然亦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日本文

平何直父之後妻論

禮言舊君其首言復君乎

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

二見之曰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

所用亦別言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

云其父所新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論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不有

異直若復有異乎斯下矣斯不然矣今敢違禮乖今侮聖于

法使出後之子無情也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

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稟奏肯從子胡

之議仁壽中為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守

譽擢授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胡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矣

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胡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

胡為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首運為賊吳基子所虜子胡說之因

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胡弗信

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胡不從羣賊執子胡至臨川城下

告城中云帝已崩子弼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
遷鷹鳥擊手即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
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
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
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
亦吐下雷洽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拍莫不響應專勢如
此何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
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
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懸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
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斬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鵝
論事勢浮之黃河冰沫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三旬見
定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

武衛將軍皇甫通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
原利害大唐又賜一書以待之 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三城下
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必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
死不易母言及國家未常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
蒙擢擢至於大善之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
日以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
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得
食眾心離散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
右所害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
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
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節

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未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賦汙孝意清節彌勵發歎摘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貴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周遂斬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築黠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其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母遣使江都道路隔絕音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母且暮向詔勅庫僮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開皇中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並州至

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使燒神其有靈可降兩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授軍至賊遂退走以功受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為都水監卒官至少僕概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薪無所得撤屋而居季珣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為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

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李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者賢之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規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買成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買成官軍規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實分守且暮禽剪不足為憂賊以刀築城員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無倍北海卒定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奉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乃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亦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改勢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楊諒立惑李密反形

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就菹醢之誅以殉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臾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用松贊蹈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特進臣魏劭上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濬

王頌

楊慶

郭雋

田翼

紐回

劉仕雋

郎方貴

崔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以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也

關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其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在輔爵列三侯祿積重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乞弟孝義摠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再陳使至今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

官者遇讒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為吏部郎中周武平承
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
高祖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迺將為亂彥師微知之遂委
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華辱
尚書左丞進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
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才
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
卒官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
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上聞而嘉之遺負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平焉復降璽書曰皇
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考埋下
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霜
和氣力何以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練二百匹米百石復下

詔其門閭後歷人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
部郎卒官

薛濬字道曠刑部尚書內陽公曾之從祖弟也父瑒周渭南太守
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
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龍襄爵虞城侯屢納
言上亡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
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
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既且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
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
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
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
為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
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
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篋晚生早孤

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
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
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
祿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
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負氣摧魂者也既而瘡巨疊深不勝荼
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
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
與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
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
爲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戡維
爾操履貞和哭罷詳敏允膺列宿勤寒克彰友講私艱奄從毀飾
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實酬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念魂
而有靈歎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
一子事之者已遊戡于間賓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

捕之無見以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
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
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
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頌少
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
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
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
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胃
府封虢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獻
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登夜
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
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
之涕泣其間壯士咸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歸取

而悲衣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以
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頌陳謝頌盡淚而答之曰其爲帝王須
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
請具盤鋪一日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髮並不壞具
木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
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
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
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死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于
宣時年五十二弟頌見文學傳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立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
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
五郡察孝廉以待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五
之投骨三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千匹餘十屯
五十一石其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
十五終於家

郭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
通巢時人以其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
宅勞問之持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提
督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
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忌暴刺翼謂中毒遂親嘗惡
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細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
其上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
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
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其庭前有一椹樹先其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

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劉仕雋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
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
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
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搦方貴臂折至多
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甚悲恨遂向津頭擊船人致
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
流兄弟二人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
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
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
耕色養鄉鄰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十
上其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為墳盛冬不衣

公孫孝唯止有單縷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
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
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趙郡柏人父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為介州長
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為校書郎仍直內
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
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為當時所
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
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中
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縷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
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註其
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彰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長未之
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時有勅
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

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
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
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弃尸城下德
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曰德
子崇官令德侶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
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楮沐
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
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
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
咸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
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眾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
見父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望孝肅所平論之為孝肅
月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
畫工圖其形像構廟買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
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身
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縷毀瘠骨立祖父母父
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
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為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
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引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出
第屋之下而彥師道曠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
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
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德侶義感興王亦足
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
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特進臣魏徵上

梁彥光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郭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異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于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世在所以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上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上

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置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網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上漁彊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慾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上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

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
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
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為御正
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拜華
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
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
及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
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
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疑遠布政岐
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
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
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嘗
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彥
真之合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鄆

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翁
臣自今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
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彥
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咲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
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
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
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
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
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外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評訟情事
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外
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
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
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

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真定青陽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燭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為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立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為南兗州刺史河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為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鬣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為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在

引為中書侍郎多計數曉習時事讓漳委信之兼智內外且其驕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契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為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使者叔略朝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簡與理合甚

為上所親委高頴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
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
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
久之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
為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
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
求名意者非機枉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誡在州四年考績
運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
百石德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
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饒軌授而飲
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等書至來為原也
總管上見奕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具
三三馬

吏聞之... 撫後數年遷破州刺史撫緝萌夷其有因...
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已
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
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沈深有
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
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
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
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
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
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
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
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
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

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今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效也又
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
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
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會同委
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
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
上大怒恭懿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
論者于今寃之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
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父所
損益時人稱為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
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
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
去

疾症者景茂撤減俸祿為餽陳湯藥分
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
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少
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二而逢陛下
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脩身勲已者宿不虧作教化人聲
績顯著年終者校獨為稱首且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議同三司
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使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軍扇
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
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
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
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
還以狀奏於是就拜蒲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
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

言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美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美
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
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六儒講
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
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
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詔常奉
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
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美奉國盡心從軍平賊以功除岷
州刺史上谷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
老美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美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
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
聽廊悉滿公美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
三十五月

請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非耳
卧其間若言相漆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
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美之始
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
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成盡方還大廳受領
新訟皆不立文案遺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
者公美我即宿聽事終不還問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
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
而心自安之罪人間之或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問父老遽
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
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
以獻詔水部郎畫前就公美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日仁
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
入州境預令屬公美義公美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

續捨陳銜之及煬帝即位楊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音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六十二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儉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勸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立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誠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胡美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瞻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

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吏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編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定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濟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
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
祭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
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
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權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
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
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系吏多賦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
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為大治
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
詔逐捕盜賊并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
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水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
其意吳人聞其所以王遣便脩營官守安火

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名
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
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
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負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
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若實屏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
詣關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
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齊杜敷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
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哭因而居
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
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
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
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
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

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時有櫟陽令勃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臯今引曲辰劉熾俱有
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賊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
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
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
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
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
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
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
旣往之一生自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毅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
酌水餞離清矣

特進 魏 徵 上

庫狄士文

弼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

弟弘昇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致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今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爾石舟大壞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姘以救時弊雖奉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為方斤公侯乘傳試人探丸所吏者所在獲罪

一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間遭運時來其偏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其毒凡厥所益莫不悚然其下者視之如蛇蝎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也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管屬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無禁蕪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也庫狄士文代人也祖于齊左丞相父劼武衛將軍驛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傳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臣厨餅上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僅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吊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

得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
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摘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賊無所寬貸得
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
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
捉禍樞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北辜媼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
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
馬蝮蛇頭長史含笑判清河生與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
猛獸音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來深不能窺候
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
悉望士文從父妹為齊氏婿有邑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
妾覽妻鄭氏性妬諧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
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媪以為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為御
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
無力之者

身標漢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

在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
歲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大
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
公羅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為庭州刺史改封梁泉
縣公高祖摠百揆尉迴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
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摠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
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
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
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嘗寧五十其所愛
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矜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
立捧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
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
味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

所遣除名爲百姓式斯惠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奔之式悲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欬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闕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偏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任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洛陽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觀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之又以為行軍總管官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

揚吳八共立蕭獻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守之

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獻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且生莫不惶懼目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觀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笮極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搆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極如舊榮母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孽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粃輒罰之庶皆雖不滿十然一口之山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積榮遂收付獄林宗絕其糧弘嗣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

龍駟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賊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廉謹恭有督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與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為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摠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二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行軍摠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百長吏輒至一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兖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摠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摠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臺據其曾

劉彥弘荆榛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

世宗嘗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

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虞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頴相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羸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百萬計突厥悉眾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輟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摠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

諡徒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場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特年六十四諡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精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孝謹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弼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鄆國公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

弘度命以福琛至及而遁進攻壽陽降東

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
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鄆城迥嘗遣并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感弓將射弘度弘度脫衣焚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過迥不許信厚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徑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子妃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使人龍言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主出

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祖惠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
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
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
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
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母誠其察吏曰人當誠恕無得
欺誑比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
之比曰云鼈美弘度於是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
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
蓋為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
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棰楚閨
門整肅為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
弘度憂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
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曰使者詔弘昇家弘度
使使者以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

音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
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
軍宿衛十餘年以勤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
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其
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
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八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
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
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
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
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
酢灌鼻或杯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
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濟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

船諸州役丁苦其極楚官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膏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征遼東會於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至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於女定或告之謀應立感者代王諱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三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甲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守授州司馬煬帝嗣位擢為光祿少卿以忤言出為相山郡丞有一人蒙指金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感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剝木為大椁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椁合其人之心於木椁上縛四支於小椁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又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又同見沙門齋承菓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違違者復囚於世而焚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

文同以首栗然感突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白書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美善意馳錄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離人剖其指割其肉而噉之斯須成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崇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獲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丁憂恙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特進臣魏徵上

元善

平彥之

何妥

蕭詧 包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張沖

顧彪 王孝籍

魯世達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下非尚也南此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玉於編尚

凡安國左傳則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居易則鄭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精通遠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彌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

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磬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止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閒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議疏摺紳成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埋沒於煨塵矣後進之上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怨公不

學者將植不心字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右有國有

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義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綰百匹衣一龍裘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

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對善及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曰是有隙善以高頻有宰相之具當言於上曰楊素塵蹀蘇威怯懷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頻上初然之及頻得罪上以善之言爲煩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涇州刺史父靈輔周涇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北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未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法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等議制明此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還突厥皇后還資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柱國尋拜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等議

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言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衛氏令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西人開遂家郿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營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東主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睿亦有雋才佳青楊

卷安佳曰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鶴白楊何異青楊蕭春其見
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
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爰駁曰帝皇四
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
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
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
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爰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
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
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
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其親重之爰因奏威不可
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爰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分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真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

三之任意須抑屈必曰首郎署之官人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
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曰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
使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耳然若有
愆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
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一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
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
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
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
諂諂之言出矣伏願廣加巡訪勿使朋黨路開厥德自任有國之
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
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
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
不善也今萬乘大國舉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
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庸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

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撓頌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寔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胡尺稱七年方使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輅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誇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安言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符上令安考定鍾律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曰蕤聲二曰正聲夫蕤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蕤聲以亂溺而不止蕤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

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于戚童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六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旦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儻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生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儻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儻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儻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天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儻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老且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反訪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儻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儻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

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安節度於是
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
樂屢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
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安子蔚為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
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為講
說教授之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
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大常參議鎮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
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上封事指
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官世朋黨於是蘇夔及吏部尚
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
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
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
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齊書蕭詠者梁都西王恢之孫也少封侯梁州陷與何妥同
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習遊所禮
開是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安正定經史然各執
所見說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詠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
咸為當時所貴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
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
人為宗正彙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
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亦負笈而
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
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
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
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於寇
將軍復為太常博上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

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不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跡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今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白臣聞竊窈窕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野嗟惜焉贈賻甚厚贈貞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議簿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實上蔡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處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上蔡尋病死仲

讓未幾亦歸鄉里其有書十卷曰云此書甚素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辯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海開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于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字上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當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嘏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

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以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
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君平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
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系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
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
崔隋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毋升座論難鋒起
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
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而炫二人論
義深挫諸儒咸懷怨恨遂為飛章所誘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
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西貢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
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取
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
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
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
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高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

諱時人以此少之廢上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
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
籍王以罪廢焯又由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
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
令張胃立多不同破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
謚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
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侔左書方
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
史宇文亢引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
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俄貞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
諸術者脩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
其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
史內史迭誦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說曰周禮

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二家
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
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
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
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
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
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
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加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使執仗為門衛
儀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辱一居為並塗以自害及蜀王廢與
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
暮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
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
庶子不得進由是先三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
疎遠猶收養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

與古異何降之有人之書者多為近習者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
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一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大學博
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禮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惟理甚切高祖不納
開皇之末國家彫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
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二征不克炫言方驗煬
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
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
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
及沐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
少今今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
貞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
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
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繁職此之由弘又問
魏齊之時今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食本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

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
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察則長
官自辟受詔赴任母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
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
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其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
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
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
食踊貴逕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
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
自致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賤咲後昆徒以日迫桑榆
天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兩散嗚呼死朝露埋魂朝野親故莫一照其
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曾聽貽及行蕭傳示州里使夫將
來後哲知余鄙志耳余笑館云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
唾棄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覆楚弗之及既且乎敦叙邦族交

終生夷生物輕身止心後已書在詩弱樂參長者受及者共數接
後生厚別服而不厭諛則勞而不倦幽情冥適心事方遠內省生
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實為父
兄所饒夙摺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
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又執城
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惡嘗之啓手啓
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再升天府
齊鑣驥駟比翼鶴鳴整緝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
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臺已嗟退
反初服歸散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固
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
蹈先儒之逸軌傷重言之蕪穢馳騫墳典聲改儻謬修撰始畢事
適成天運人願遂不我與此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
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是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

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之請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
為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
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
餓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
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
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
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
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
禮疏一百卷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
疏二十卷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吳郡張仲字叔立仕南齊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

義疏三十卷杜氏七十餘事妻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
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書言偏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
焯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者多
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奉記於吏部尚書書之曰竊以
盡整瘠膚則申且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別之痛苦樂以安
貧窮窮易為感况懷抱之內水火鏢脂膏腴理之間風雲侵骨曠安
可嚙舌緘唇吞聲歛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
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
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離復山川不
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復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
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樞樹之枝汲於深
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實貢禹
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之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

寒暑遠隔山超遠契臂為期前途邇遊尚閱之至朝也勤謝
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耐秋疾甚而厲鬼人
生異夫金石之管魂且散恐葦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
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鬚鬢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
未曾聞薛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甚引未同埋殞
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之夫不世出者豈願之若也
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
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
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刑下和之足百里未用碎金鳥之首居
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慮憚而將為助知其
解天官或不稱其能士或夫申其屈了天竊議語深天下勞不見圖
安能無望僅病未及死枉還克念汗窮秋之簡屬歸夏之詞託志
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監清塵
刊日月之經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

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弘亦知不有學業一言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住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
然而顯聞四方味聲後裔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輝遠榮伯之
徒焉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果徒千百或服
冕乘軒見重明時是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
談高論藉甚當年產之敢經悅史砥身彌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
妥通涉備爽神情豁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為直失儒者之
風焉劉焯道冠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
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富通儒事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
臨覽雖探蹟索隱不遺於焯哉或議說文雅過之並道正生知時不我
與或讒毀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嘗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天之所興者聰明所之興者貴仕上聖賢皆不免焯炫其如之何

列傳第四

隋書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劉臻

王頰

崔儵

諸葛穎

孫萬壽

王貞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立

弟正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三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哥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既皇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彩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又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二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

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平青蓋入洛四隩咸臬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情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摭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令江陵陷沒復歸蕭管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今畿伯下大夫高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頌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眙久之乃悟吐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代

王頌字景文齊州刺史頌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

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頽所為而頽性識
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
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
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頽與
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
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
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頽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
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頽之計也頽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
至葶澤將戰頽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
兵敗頽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子曰吾之計數
不減楊素但坐三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名
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
得食遂過其故人音為所禽楊素求頽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
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儵字岐叔清河山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
守世為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
西辛真源同志友善母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多畧其
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
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
熊安生馬劼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
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
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為功曹州
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
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
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為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
騎迎儵儵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
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音罷座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
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諱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其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閑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道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鬪帝屢責其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高壽字山胡言都武強人也且實魏散騎常侍父靈揮齊國子

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穴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傾負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

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嘗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
相攜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拔除臨霸岸供帳出東郊宜城
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雉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
袖掌中嬌權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
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
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鷺鳴斷
絕心難續愴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鴈時
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
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
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
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
行於世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
傳司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

開皇初任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
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
美王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
感平原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
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
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
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
作優遊儒雅何樂如之今屬當藩屏宜條楊越坐棠聽訟事絕詠
歌攀桂搗詞眷言高遜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
醴闕申穆昔淮之賓徒聞其語越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
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
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宜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
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三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
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答謝曰屬賀德仁宜教須

少來所有拙文昔公且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具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鄆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容覽枉高車以載廳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具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三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其累鄉里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諱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晉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款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瞻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卿

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
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
丹莖於紫角距鸞鳥翔鳳跼鵠起鴻鸞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
咫尺乘輿不籍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
之騏驎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
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
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
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
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
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
海滋駐蹕巖陟官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
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
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
旌奇功反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者葛穎以學業

侍於帝躬為車輶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也
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踞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
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
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
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
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
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佗謀
帝怒不解徙綽且未綽至長安而亡去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
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今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
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音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
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
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
大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
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

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
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
學及陳滅晉王諱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
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
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崑崙貫奧
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
指天駟迺西驅展軫齊王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單四達儼車
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
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銘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
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
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
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
生也公命曰侍才伐鬱鬱於薄宦每負氣凌傲忽各侍之者

與交數遊其第及立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
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春字元恭博
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
為博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沈靜實欲仕陳歷
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諱聞之引
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
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
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
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
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
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

尚書令江摠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詔摠摠其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
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
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
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
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
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音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
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
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異缺夫妻亦云相
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
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
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
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末為深據澹不能計
後朝言曰在洽今微於曰一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過惠呼

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微為序曰文字
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跡迹而
取地於是八卦爻始六爻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箴授
河龜威出洛綠縹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
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
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
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謨範頌美形容垂於策素既大隋之受
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
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
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
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袖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
之對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
降情引汲擇善弼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貫束帛

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指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
施鳴吠于時歲次鷄火月躔夷則驟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
倚桂巖泉石坐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
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
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
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
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於聲類已靜韻集始判清濁纔
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途躬紆睿旨
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摠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
即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
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君平玉之爲
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未學製其都片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
若死灰又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
注韻

身日 言言加於心在 善後 晉王諱後引爲揚州博

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工
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兩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
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有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
可得知也主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
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墮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
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林火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
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
負辰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
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逮東探石篁之符西蠹羽陵
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
摠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
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
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

弘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
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
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
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
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
之鄉凝想觀濤之岸揔括油素躬披細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
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
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今
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羈載旂用天子之
禮樂求以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波名山見刻石之非
工啞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朝新書更追
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效該博之致云煬
嗣位以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
煬帝時徵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

木一 二二二原貝凡八少月少中其自後以立感故人

悅有言希言日出徽爲西海郡風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
病卒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
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受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
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
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酬對
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
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因今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文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
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正藏字爲
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
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詔闕論者榮之
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

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術為杜家新書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儒才名顯於世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仕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善辨德傳三十卷諸器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范陽祖君彦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字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謙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

署為記室官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命詹孔德給有清才官至貝州城縣丞實

南陽郡 頗有詞藻為至信 郎司書 建德 為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書 / [唐] 魏徵等撰.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90-5

I. 隋… II. 魏… III. 中國—古代史—隋代—紀傳體
IV. K24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48311號

ISBN 7-5013-3090-5



9 787501 330904 >

書名 隋書(全十二冊)
著者 [唐]魏徵等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九六

版次 二〇〇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90-5 / K·1367
定價 六二八〇圓

